

最后的尊严

—长沙殡葬报告

胡启明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中国作协2013年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创作之一

最后的尊严

——长沙殡葬报告

胡启明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尊严：长沙殡葬报告 / 胡启明著. —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81128-571-0

I. ①最… II. ①胡…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3117 号

责任编辑：陈美桥

封面设计：孙艺哲

出版发行：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0731-58298966 0731-58298960

邮编：411105

网址：<http://press.xtu.edu.cn/>

印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0.75

字数：140 千字

版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1128-571-0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缔造生命艺术
绽放璀璨人生

张洪昌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

注：张洪昌，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序

冰天雪地的时候，总能闻到春天的气息。

摆放在案头多日的书稿《最后的尊严》，我多次拿起翻动又放下，源于心情的复杂，还源于我的思想中总在回味一句话：当尊严必须写在纸上的时候，是否已经遭到或人为或无形的践踏，践踏后的尊严，很寒冷又很让人无奈，但是，还有关注和温暖。

关于殡葬行业，我以前接触过，现在正在从事这项工作，我认为其职责就是让逝者安息、生者释怀，也正如长沙市殡葬事业管理处提出的：“让两个世界的人都满意。”然而，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死亡与殡葬依然是一种晦气和禁忌。我熟悉这个行业的许许多多优秀职工，包括书中的人物，长沙殡葬事业管理处主任马果夫、书记姚国平、火化工廖友军、殡仪服务员唐卫兴等等，他们所要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是有形和无形的。他们远离了朋友，甚至包括自己的亲人，他们遭受别人异样的眼光，还有歧视等。一般丧属总是要求殡葬人将丧事办得体面、风光，却很少有人也给予殡葬人以尊严。

他们是多么渴望和别人沟通，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自己，了解这个神圣的职业。这是一种等待，这种等待是痛苦的、积极的，是必须通过殡葬人的长期修炼和自我形象的塑造，才会赢得社会的认同与尊重。

今日，放平心情，掩读《最后的尊严》，一种阅读后的温暖竟是如此强烈。作者以心理的历程和对生命的热爱，讲述了一群殡葬人鲜为人知的故事，使读者窥见激流涌动的活的思维过程，从而激发人的思考。说到独创性，从叙事的方式到心灵的对话再度审视，《最后的尊严》无疑是做到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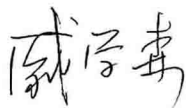
《最后的尊严》的作者冲破心理上的障碍，深入到明阳山殡仪馆体验生活前后将近一年，与殡葬人同吃、同住、同工作，这是需要勇气和值得称道的。作品以文学纪实的手法，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让读者较为完整地了解殡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现在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了解、深入关注着殡葬。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经常说：“多给可爱的殡仪职工一些理解，对他们高看一眼，厚爱三分。”这是对全社会的呐喊，是希望，是努力，更是大家的所求。

期待更多的文艺家走进中国殡葬文化的广阔天地。

是为序。

中国殡葬协会会长



2013年12月1日

目 录

003	引 子
009	第一章 初闯“圣殿”
033	第二章 送行大师廖友军
053	第三章 英雄不问年龄
067	第四章 风雨兼程总是情
085	第五章 特别小分队

099 第六章 城南旧事

113 第七章 留住美丽

143 第八章 神圣的使命

159 尾 声

让一个冰冷的生命重新焕发生机，给他以永恒的美丽，这需要冷静、准确，还需要怀着温柔的情感。

——《入殓师》



引 子

据地质学家称：地球已有 46 亿年历史了。

从 30 多亿年前地球上开始有了原始生命算起，又经过遥遥 250 万年的裂变后，原始人方才从猿类中渐渐演化分立出去。

显然，对于人类来说，那是多么漫长的昼与夜。

人类是自然界的宠儿，人类的意识是自然界最绚丽的花朵。

花开花落，死和生一样，总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尽管人类至今仍视死亡为畏途。

“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孔子一生拒绝谈论死亡的托词。“千古艰难唯一死。”那显然是文人骚客企图逃避死亡的遁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南宋文天祥的诗句曾震天撼地，那给后来者以怎样的激励！

殡葬，从来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窗口，一面镜子，通过它，既可以感受到一个时代跳动的脉搏，也能窥视到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兴衰与荣辱。

中国，毕竟是一个宗教大国，对殡葬的起源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原始宗教。甚至可以说，不理解宗教就没法解读死亡文化，更不要谈对殡葬的平说。

没有原始宗教，人类社会将迈不出第一步。

委实，宗教追求的是“信仰”，而哲学推崇的是“思维”，那么干脆说，宗教就是为回答对死亡的疑惑、恐惧和殡葬礼仪而建立起来的。

于是，原始人开始变得坦荡起来，他们对生命的终结似乎也不再害怕。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死亡好像是不存在的，死亡不过是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罢了，只是换了一个新的环境。

十分有趣的是，比如西非黑人就始终坚信：一个人去世只是摆脱了形体，改变了住址而已，别的一切如故。自然，更为离奇或者说充满荒诞色彩的，还要数托列斯海峡的土人。他们竟以为，人死后，其灵魂飞快到了一个叫基布（kiba）的地方。他一抵达那儿，便会有一个先他去世的朋友接待他。在那里啊，他可以重新结婚，还可以继续捕鱼打猎呢。原本，原始民族的人也大都萌生了轮回转世的想法。设若没了这种信仰与憧憬，那就只有无边的恐惧和痛苦，人类又该怎样好好活着呢？

原来，历史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若穿过时空隧道，便可欣喜地发现，于先秦时期就曾闪现过一道耀眼迷人的光芒。那是因为，在所有的先秦生命哲学中，庄子道家的生命观，竟是如此飘逸潇洒。

真是一位伟大的先哲。庄子一生追求一种落拓不羁的人格，淡泊名利，随遇而安。他的妻子死了，他竟丝毫没有悲

伤的表情，反而“箕踞鼓盆而歌”。这太过分了吧？有人指责他。庄子不惊不怒，倒是大谈起“生死转换，生死同一”的道理来。他说，天地就像一个“巨室”，如今我的妻子终于能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休憩了，而我却跟在他后面哭哭啼啼的，这真是太不懂生命的真谛了呀！在他的心目中，他这样做正是对生命的一种敬重。

可见，死亡在庄子那里仿佛并未构成威胁力量，他也似乎没了焦虑与烦躁。呵呵，死亡又怎么样呢？那只不过是生命的返璞归真。让这一切又重新回到大自然的最佳状态去吧，活着的时候，倒是像出去走了一遭。所谓“视死如归”就原本出自道家。

历史的长河，才是真正的源远流长，滔滔不绝。

1957年毛泽东出访前苏联，也曾与苏联人谈及“视死如归”的命题。他特别向对方解释说：是“回归自然”，绝对不是“回家”啊。这样飘逸的诠释，完全够得上是最精美的超越死亡的哲学思维，堪称杰出的“死亡美学”一派，是阳光普照的思想库。

对于人类而言，发现并安置（殡葬）死亡者的历史，已有数万年之久，那还是始于旧石器时代。不过，人类真正将处理死亡的行为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还是近百年的事。显然，自“殡葬文化”列为“人类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并兴起后，哲学的智慧之光也就从此冉冉升起。

有史为证。

1945年，在甘肃临洮县寺洼山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寺洼文化”遗址，墓葬中惊现盛有骨灰的陶罐，以此足可以推断，“一万年”前原始社会就有了火葬。据考证，人类殡葬起源距

今约十到四万年，那么，火葬的进程，就只能算是一个短章。这亦算是跟远古的“野葬”（人死了，随意丢在野外、树林，任野兽飞鸟自然吞食）做了一个彻底告别。

中国第一家殡仪馆，应该是1931年，陶醒子（家瑶）在南昌创办的。

1927年，上海有了第一台煤气火葬炉，那是英租界工部局开办的。这表明，中国的殡葬，毕竟开始朝着文明方向艰难迈进。

1957年4月27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新中国一代伟人毛泽东带头在《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名，之后151位国家的栋梁级人物相继签名。

新中国的殡葬改革，或许可划分为两步：1949—1985是处于倡导阶段；1985年至今是步入法制阶段。1985年2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

这绝对是一个里程碑。

关于国家意志，也绝非今人才有。据文献记载：早在西周，国家开始干预殡葬。从此，周礼中的丧礼就奠定了中国历代殡葬的基调，以“孝”“忠”文化为核心，全面规范，挖空心思，也可谓用心良苦。以致后代殡葬礼仪家十分赞赏且纷纷效仿周礼，并以此为源头。它是那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民间的殡葬礼仪。

死亡，永远伴随着人类，终究引起人类越来越理性的注意。

中国古代人不就曾获得过一个名声吗——“世界上最为死者操心的民族”。不知这是赞扬还是嘲讽？中国的传统丧礼，几乎历来就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情形，只是将儒家精神

一直视为精髓。

《论语》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那意思无非就是告诫活着的人，对待逝者也要像对待生者一样认真虔诚，不可马虎。

《说文》可就更直截了当：“殡，死在棺，将迁葬柩，宾遇之。”死者已是彼岸的人，一定要待以宾客之礼啊。

也许，无论是古代或是当今，人类将生看得很重，将死看得更重。潇洒地生存，有尊严地离去，那是多么完美的人生。充分地燃烧自己，安详地面对死亡，生前有儒风，死时有道骨，于是，生存与死亡便都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

这时，死亡便成了一种美。

从尼安德特人、克努马农人、山顶洞人给遗体染色，到现代人为逝者举行隆重的悼念、守灵以及做道场等仪式，着意为逝者化妆装饰……不能不说，人类早早就将死亡理解为生命的另一种延续。不然，又何苦如此操心呢？

死亡是一道门，死亡不是终结，而是超越，走向另一个旅途。春暖花开，山高水长啊！然而，给这些源源不断的“宾客”远行者以体面、以最后的尊严的不正是一代代含辛茹苦的殡葬人吗？假如有一种特殊的“职称”，他们就是人生终点的美容师，人生舞台的谢幕师，人生远去的送行者……

认识他，纯属是一个偶然的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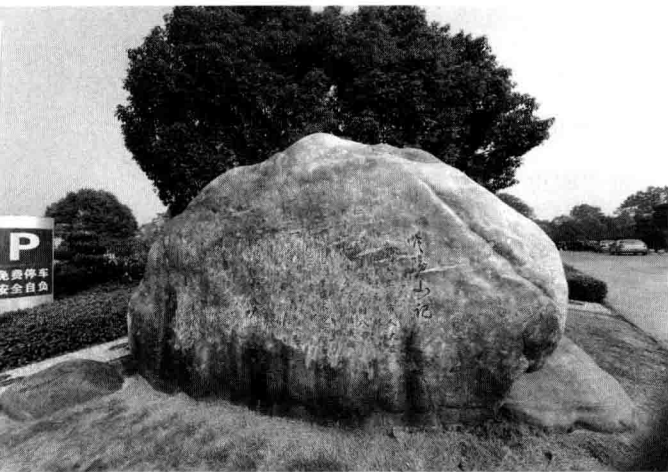
2012年3月，我应邀采写一篇有关“雷锋超市”先进事迹的演讲稿。演讲者是一位帅小伙，穿着笔挺的黑西装，戴一副精巧的眼镜，很是文质彬彬的模样。他是演讲者，我是撰稿人，密切接触那是自然。因要求甚高，前后竟磨合了差

不多两个月之久。这样，直至合作将近尾声快要分手时，他这才肯透露一点点有关他的特殊供职信息。原来，他就是明阳山殡仪馆副馆长兼司仪。我怪他不该瞒我。他笑笑说：怕你忌讳，怕吓着你呀。这时，我才注意到一个细节，他似乎从不主动与别人握手。在以后相处的日子里，他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述过一些殡葬人的生活故事。开始，我有些惊奇，继而是长时间的震撼与感动。

我想：中国有着古朴的民俗风情，儒家思想在殡葬这片疆域上已镌刻下了深深的痕迹，历史文化名城长沙的殡葬，更是蕴含了中华民族和湖湘文化的文化内涵。

我隐隐感到，这是一座巨大的历史文化矿藏。

半年之久的激烈思想碰撞后，我终于克服了自己心理上的障碍，也冲破了来自家庭亲人的阻力。2012年11月21日，我收拾起简单的行囊，便直接去了离城40多里外的长沙明阳山殡仪馆体验生活。



※ 《明阳山记》

没想到这一去，竟是这么多个日日夜夜。我不知殡葬这口古井有多深，我也无意扮演一个勇敢者，我仅仅只想将我在这里的亲身体验和访问，做一些忠实的记录，讲述一个真实的殡葬世界，还有过去发生和正在发生在现代殡葬人身上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第一章 初闯“圣殿”

1

2012年11月21日，一个冷雨绵绵的上午。我和长沙市殡葬事业管理处领导的第一次见面，安排在一个叫作金盆岭的老殡仪馆里。踏进大门，两旁全是笔挺的长青松，让人立刻有了肃穆的感觉，还有一丝伤感或阴沉的意味。

也许，无论是谁，一旦进入这样的特殊环境，总会有对生命的一种敬畏与遐想。大道上时有灵车驰过，这里虽已不再作火化操作，却仍有不少悼念活动，因为湖南革命陵园一直都在这里。

约见我的是从30里开外的明阳山新馆赶来的市殡葬事业管理处的姚书记和保卫科彭科长。他们对我的到来，既表现出高兴，也表现出谨慎，这从当兵出身的书记那种沉稳的表情中一眼可见。他们不知道我想要写什么，更不知道我会怎么写。他们需要一个基调，一个透明度。这也难怪，原来，在这之前，从没有哪个作家真正走进过殡葬人的生活，虽常